

嗟爲起高塔又近井州城西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擔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

京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

誦札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

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總作

一僕竹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

渭陰洪波坊側旦臨渭水稱念訖投身波

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

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邊

而坊其業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即入水合

掌稱佛廣發願已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
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惟其不歸便
開衣幞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
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業
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密行如薩埵捨身尸
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

後塵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
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遺文不異
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延聖比丘惟拱書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懿猪竇奴定藉邱自湊普忙騁反同歸音弗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宇智惲撰

羅七

送終篇第九十七著四部

迷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迷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
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

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慘而弗爲撤一
食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
爲諸佛爲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
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塋儀廣然生命聚集親
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
不循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

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方劫
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
如父必思甘雨之澤災禍若多尅待良醫之
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
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
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塋具資身並脩功德

異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第二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
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
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
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
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
歎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
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
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
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
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
知是勿爲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

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
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
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
言若謂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
索圍達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
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
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
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
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
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
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爲天人說法有一長
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
朱九十七

新爲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
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
得花無人取與夫爲上樹乃至細枝折墮
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嘆哭斷絕復蘇
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
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

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万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爲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爲誰子何者爲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命如花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爲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作受苦樂身死神不喪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孽盛美之壽而便中夭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復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爲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

者前生天上爲天作子隣樹命終即生海中爲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往如響應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湏陀洹道又四分律余時世尊爲利益衆生王命終說偈云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臨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衆生隨有數一切皆有爲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眾生是常法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得無漏涅槃遣送部第三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墮

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龜龜
不同今此略述 札記札運曰體魄則降知
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
氣歸於天形魄歸故祭於求諸陰陽之義祭
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 左傳
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

生龜陽曰塊用物精多則龜龜強是以有精
爽至於神明灭夫匹婦強死其龜龜猶能憑
依於人以爲淫癟況良宵乎 淮南子曰天
氣爲龜地氣爲龜龜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
龜曰以無有形乎龜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
而問也龜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問曰既知龜與龜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
龜不云喚龜答曰龜是靈龜是屍故礼以物
亡之時以已所著之衣將向屍龜之上以龜
外出故將衣喚龜龜識已衣尋衣歸魄若龜
歸於龜則屍口續動若龜不歸於魄則口續

朱九十七

四

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龜不言喚龜 故蕭
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
龜衣乎哀公曰龜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
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龜神之
寒故改作龜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袂何
用衣爲問曰何湏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
龜置其乾地以龜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
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真龍反 重者也借用反 以
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
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蓬蔭裏其食具
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
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
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
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
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
裹燒殺蟲故云埋之 許施身復恐不
自外無難水林亦得 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
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
大於已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礼之

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吊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

朱子五

靈口云我旣受戒彼爲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情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云父屍

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千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

王額上慰勞王已爲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閻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頽峨涌沒如水上船余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爲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爲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今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

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余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覽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

朱九十七

六

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餽女五百人即是在丘尼也應會法鍊經云凡夫食羹一集猶饑矣食飯不知聚足
金糞塗情破鍊故喜出塞毫爲除鍊女也以手摩佛足達佛三而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餽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輦牀麻油香華樟栴檀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闔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

是穢身凶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徒哉勑令興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余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

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餚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窮自輦牀一腳阿難輦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朱九十七余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

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余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妓母即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

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受生部第四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滅巡環三界連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爲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頃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燄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燄或在頂也

然瑜伽論云羯羅蓋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腳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爲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

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

向母皆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脇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郊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入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爲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若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郊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

卷九十七

九

二生不由託赤白爲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

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簾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余時便自聞有宋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媱業盛故隣畜生中如媱欲盛故生於鵠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蛇蟄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猕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爲主然其

朱九十七

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猕猴即生猴中若言貪快如鳥語如狗吠駁如猪羊聲如驅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嬌如鳥雀怯如貓狸謫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

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凡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殼重業則受化生若殼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殼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着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弦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羈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

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弥山下金剛中有蝦墓於中受生中有絢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亟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虫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言如牛於

夏時欲事偏多拘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平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牛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牛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羅朱九七已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

十一

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株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遽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第五乎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乎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

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不得相見此義爲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方俱肱劄浮洲頌曰玉匣方委觀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羅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逐四緣幻工作同異變弄作多身愚俗諍人我誰復非謂真謬者疑夕固達者知幻賓

親疎既無定 何勞祚蒼天

感應錄

略引一十
六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姁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云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

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時杜讓家葬而婢誤不得出經十年開

塚而婢尚生

漢洛陽沙門連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邊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居士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
壹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陷
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
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

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年二
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爲陽
下人爲上其後王恭墓位 漢建安中李妖
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
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
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牛威明年少時嘗得

朱九十七

十三

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
桺我塞上若林拔掘出我及死埋之枉如其
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
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
賣鹽不時集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
信之何有千里轉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

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爲驗覓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鄖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遇三千毒宿報書具知委曲漢鴻臚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冢顏色如故但內微冷群賊率之致相疑忌然後事覺漢令支縣有孤竹

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邊水中有浮棺欲研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海上研我何爲人懼不亟研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而死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

下有衣裾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牀而不得就視之漢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闇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塚之有子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漢善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墓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督魏時發塚得雀光女婿范朋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憲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埠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遷門下

錄事張僕詣墳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勞問暢曰獨有死鬼不暢曰有息子供年十五而亡僕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僕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僕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挑杖拒之僕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遠去可得無殃濶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姓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棺槨勿以來木爲棟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棺槨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棺槨乘木爲棟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棺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宇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

朱九十七

十五

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鬼道文近被錄來旣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僵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姑又已喪亡今與汝始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勸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勸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

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邊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

嫡江夏樂瑜于小姊嫡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姉子果並喪亡長姉亦訖屍道文殮後棺動隨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姉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出冥祥記右此一驗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迺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踝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

朱九十七

十六

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觀竭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未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晉竺法慧本閩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齒密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費繩牀自隨於闊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亡後征西度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

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尔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苦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在此輪出
吳惠傳也

宋慧
印善禪法

迎也言已而去晏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奉樂聲磬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在此輪出
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

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念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日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

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日吾當於居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舉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

舟舟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在此輪出
續搜神記也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大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冤鬼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鄉鄰任子成家明日當發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

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嵬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古此一驗搜神記隋相州鄰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繞解玄微純講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

未九十七

十六

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余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遺用前言塋于紫陌河深溼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衣常鮮繁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

恃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恭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頌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唐鄉鄉王之弘貞觀年中爲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輒語聲勃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爲常聞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

苦無所依但爲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

及不幸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爲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

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羅

撒列二反直列遲樟隻羊 槐奴甘 桦奴佳 桦奴 姑胡
音二音 邱蒲 起譏 加下 反大也 級戶結 反然
穰音 蔡比 必蹠 足蹈也 畎胡圭 畔薄半 邀通於 遊通反

比丘清滿合掌書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羅八

太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憲撰

法滅篇第九十八

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詭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法有訛替或憑真以構僞或飾虛以亂真假託之文詞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变妄想居懷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弥招四惡所以懷暝巨夜了無思旦之心欣慕六塵不覺五力隨後名利既侵我人逾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侮謹所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惡王虐法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頤前良碑咎已刑取笑天下嗚呼來業深可痛歎良由寡學所繆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若元披國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